

容齋四筆

二

卷之三

容齋四筆卷第六十五則

十五則

唐五竇聯珠集載竇牟爲東都判官陪韓院

韓文公逸詩

韓院

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員

員

外郎韓愈得尋字其語云秦客何年駐仙源

源

此地深還隨躡鳬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

霞

諸本韓集皆不載近者蒲田方崧卿考證訪

訪

顧甚至猶取聯珠中竇庠酬退之登岳陽樓

樓

一大篇顧獨遺此何也竇叔向詩不存

也

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

善

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正憲皇后山陵上注

注

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

口

命婦羞蘋葉都人挿柰花禁兵環素帢宮女哭

哭

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

故

羞誰後陵然出石祥合歸月夜見長珍云念其良
蘋云榮恭從天湖烏歡舟飛清河大重夜
葉向幼婦此入云集御春城冷橋昔何合不嗣
都玉王道去四曉露燭日上逆酒慢開花傳於家所
人京親六誰空發盤香早因旅親年達舊事抄唐詩
挿後庭土盛客只門花暖應散征秋半凋淒涼夜錄僅有叔向之夏
柰花攀女愛皇情孤分晴萬道雲頭應送零涼夜宿六篇皆
壽宮柳復禮正洲看樹玉紫離待信包明不深微
星上連遜懿鳬不聲殿居偏寒夫又聽雨宿表
月陌瑩生挽纖石敢寒俯寒夫又是孤舟是孤舟初
異咽東前歌毫湖舉乳千入女云斷續長兒醒
仙清望貴二指日頭燕官聽不勝兒兄遠話
路笳長恩首袖銜看翻春况勝兒童皆奇
往命如追云艤高過珠松復愁長門愁皆書舊作
來婦在歿二渺浪擔綴應送帶愁

賒縱有迎神術終悲隔絳紗第三篇亡叔向
字遺直仕至左拾遺出爲溧水令唐書亦稱
其以詩自名云

用柰花事

竇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
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
女死爲之著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
興五年

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煥使休
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罹難終弗
返於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
從

徽宗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王廖兒良

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吳起孫臏帶他兒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漢書注
聊而已此八人者帶他兒良王廖不知其何

國人獨呂氏春秋云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驛父齊陽朱貴已孫贖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而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建茅也兒良作兵謀貴後雖僅見二人之名然亦莫能詳也廖良列於孔老之末而漢四種兵書有良權謀一篇又賈誼首稱甯越杜赫爲之謀漢書亦不注呂氏云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中牟人也周威公師之又稱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則越赫善謀可以槩見漫書之以補漢注之缺

徒木債表

商鞅變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徒三丈之木而予五十金有一人徒之輒予金乃下令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有人能債表者仕之長大夫得賞而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債表不

大夫自是之後民信起之賞罰予謂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蓋以効起而起之事不傳

建武中元續書

隨筆所書建武中元一則文惠公作隸釋於蜀郡守何君閣道碑一篇中以爲不然比得蜀士袁夔麟應祥漢制叢錄亦以紀志傳不同爲惑而云近歲稚州榮經縣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記於崖壁間者記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於是千載之疑渙然冰釋予觀何君閣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袁君所言榮經崖壁之記蓋是此耳但以出於近歲恨不得質之文惠爲之惻然

今人謂野收馬爲草馬淮南子脩務訓曰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注云馬五尺已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聲蟲也而狗蓋今之所稱者是也下文曰形之於馬馬

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注云蟲喻無知也聾蟲之名甚奇

記李履中二事

崇寧中蔡京當國欲洗邢恕誣謗宗廟之罪既技拭用之又欲令立邊功以進身於是爲涇原經略使遂謀用車戰法及造船五百艘將直抵興靈以空夏國詔以付熙河漕臣李復復長安人父居兵閒習熟戎事力上疏詆切之予頃書之於國史列傳中比得上饒所刊濶水集正復所爲文得此兩奏歎其能以區區外官而排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傳爲不詳盡乃錄于此其乞罷造戰車疏云奉聖旨今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今盡之迅捷邊戎狃乘勢而來雖鷺鳥飛翥不如是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爲利其往也車

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虜多襲逐
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
中國爲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
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
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
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况今欲用於
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
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
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
車於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
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其乞罷造船
奏云邢恕乞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
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
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
約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
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

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
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
之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
能爲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
悔笑臣未敢便依旨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
誤大事蹕既上
徽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復字履中爲關內
名儒官至中大夫集英殿脩撰李昭玘嘗贈
詩云結交賴有紫顚翁鶴骨嶄嶄爛脩目五
長城屹千丈萬卷書樓聊一讀可知其人
矣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
監考馮渥入內各贈衣一副及腰被於武德殿
前覆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

有國將亡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豐人王正白時再試中選郡守爲改所居坊名曰進賢且減戶稅亦後來所無

走屈背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彭蟠居常東西顧睨行四五又舉兩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曰石蠅大於常蟹八足殼通赤狀若鵝卵十曰蜂江如蟹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二曰彭蜞大於蠶小於常蟹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繪以爲圖又海商言海中龜鼈島之東一島多蟹種類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盡李履中得其一本爲作記予家楚宦名同游二浙閩廣所識蟹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

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
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
者故不列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
奏橐云臣近準勅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
瞻埋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本不爲人撰行狀
光行狀蓋爲光曾爲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
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
至深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
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
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
心而杭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洗兒金錢

車駕都錢塘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則戚
里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荅自金
幣之外洗兒錢果動以十數合極其珍巧若
揔而言之殆不可勝算莫知其事例之所起

劉原甫在嘉祐中因論無故疎決云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文生故施此慶恐非王者之今典也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爲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欲夸示奢麗爲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軌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主深執恭儉以荅上天之貺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捐政體偉哉劉公之論其勁切如此歐陽公銘墓畧而不書予爲國史亦不知載於本傳比方讀其奏章故敬紀之韓偓金鑾密記云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日賜洗兒果子金銀錢銀葉坐子金銀錠予謂唐昭宗於是時尚復講此而言蓋官掖相承欲罷不能也

祖宗時知制誥六員故朝廷除授雖京官磨告命失故事

勘選人改秩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
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
意劉原甫掌外制以任頴落職不降誥詞曾
奏陳以爲非故事得旨即施行之已而劉元
瑜王琪降官直以勅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
訓誥必重之意今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表
詞不嗣立改江州文學制云昔先王簡不帥教而
顧思哉自然猶假以仕板徙之善郡不肯之恩也
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嗣立又徙洪州制
云爾頃冒憲典遷之尋陽復以親嫌於法當
避夫薄志節寡廉耻者固不可使處有嫌之
兩誥益從豫章思自湔滌嗣立之事微矣乃費
讀此命書可知其人漫書之以發一笑

扁字二義

扁音薄典切唐韻二義其一曰扁署門戶其
一曰姓也此外無它說案鵠冠子云五家爲
伍十伍爲里四里爲扁扁爲之長十扁爲鄉

其上爲縣爲郡其不奉上令者以告扁長蓋如遂黨都保之稱諸書皆不載

娑羅樹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爲娑羅樹不知所起案酉陽雜俎云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隨伐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中出所管四鎮拔汗船國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比凡草不止惡禽近采得樹枝二百莖以進予比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娑羅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婆娑十畝蔚映千人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植焉則止而不巢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真好物者雖沈吟稱引而莫辯嘉名隨所方域則白藏泰藏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齋戒瞻冀於是邑宰張松質請邕述又有文建碑觀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